

传统女性肚兜中的生殖符号

梁惠娥^{1,2}, 傅茗琪^{1,2}

(1. 江南大学 设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2. 江南大学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在服装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下,通过对传统女性肚兜形制、色彩、面料与纹样的探索,得出传统女性肚兜中生殖符号的所指包括实现传情目的、祈求感情幸福、祈求多子多福以及起到性启蒙作用。探索女性肚兜中的生殖符号,有利于深入研究传统民俗与服饰文化之间的渗透关系,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肚兜;女性;生殖符号;生殖崇拜;情爱

中图分类号:TS 94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1928(2022)01-0029-06

Reproductive Symbols in Traditional Female Bellyband

LIANG hui'e^{1,2}, FU Mingqi^{1,2}

(1. School of Desig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2.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Base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y of clothing semiotic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hape, color, fabric and pattern in the traditional female bellyband, this paper concluded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reproductive symbol in the traditional female bellyband included realizing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emotions, praying for emotional happiness, praying for more children and more blessings, and playing the role of sexual enlightenment. Exploring the reproductive symbol in female bellyband is conducive to in-depth study of the infilt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and clothing culture, and has certain significance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 culture.

Key words:bellyband, female, reproductive symbols, reproduction worship, love

肚兜作为中国传统服饰中的贴身内衣,不仅具有保护人体、塑形修身功能,还包含色彩、图案、工艺等美学价值和丰富的文化价值。在古代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社会背景下,女性肚兜作为女子贴身衣物之一,具有隐秘性和私人性质,与生殖文化渊源颇深,这使得它成为人们表达情、爱、性的载体。目前国内关于传统女性肚兜的研究以肚兜的形制^[1-3]、纹样^[4-5]以及创新设计^[6-8]等方面为主,较少涉及肚兜中的生殖符号。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符号传播意义的理论学科。符号体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非事物本身,

其最根本的特性是间接性,它所指的含义隐藏于其背后。文中以服装符号学为理论基础,分析肚兜与生殖之间的联系,进一步研究肚兜中隐藏的生殖寓意,深入剖析传统民俗与服饰文化之间的渗透关系。

1 传统女性肚兜中生殖符号的能指

肚兜中的生殖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肚兜的外在表现,所指是通过肚兜的外在形式而联想到的含义。传统女性肚兜的能指包括肚兜本身所具有的形制、面料、色彩、纹样等方面。

收稿日期:2021-06-30; 修订日期:2021-10-0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SJZDA021)。

作者简介:梁惠娥(1967—),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文化、现代服装设计理论。

Email:lianghe@jiangnan.edu.cn

1.1 传统女性肚兜的形制

肚兜通常由女子或婴童穿着于胸前,贴身遮护上半身,是身前为布片、身后系带的贴身小衣。在不同朝代,社会背景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也会影响肚兜的形制。唐代由于经济发达、思想开放,女性地位提升,内衣较为“性感”,女子肌肤的裸露程度前所未有,这个时期的女子胸衣称为“诃子”,其形制更接近于现代的无肩带胸罩。宋代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指导下,内衣形制逐渐保守^[9]。至元明时期,女性贴身衣物有肚兜和抹胸两种主要形式,从元代《西厢记》木刻插画(见图1^[10])中可以发现,崔莺莺穿着长款肚兜,而元明时期春宫画中的内衣多为抹胸,有学者认为风月场所的女性更倾向于穿抹胸^[11]。清代的肚兜形制更为保守,肚兜的布片形状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了些许变化,包括长方形、梯形、菱形、元宝状等,具体如图2所示。所有

款式中最常见的是菱形,将菱形上角裁去,下部可以是半圆形或倒三角形。有的肚兜有口袋,可以用来装小件物品。



图1 张生与崔莺莺私会木刻版画

Fig. 1 ZHANG Sheng and CUI Yingying's private meeting woodcut pri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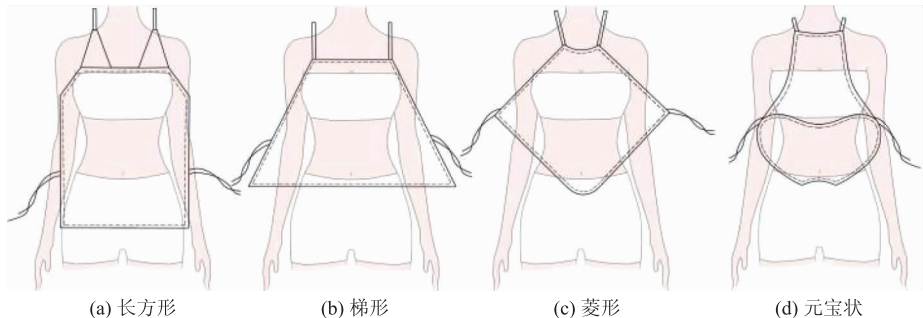


图2 肚兜款式

Fig. 2 Styles of the bellyband

肚兜主要的开阖形式为系结式,通常使用各种系带在人体的后腰、后背以及后颈系结,这样能够调整松紧度,令肚兜形成适合人体的围度,从而起到塑形修身的效果。头颈部位亦会采用吊挂式的开阖方式,在颈部缝制环形吊带,直接套头搭于脖颈使用。

1.2 传统女性肚兜的面料与色彩

不同时代背景下,肚兜有着不同的色彩与面料倾向。《论语·乡党》中提到“君子不以绀緌饰,红紫不以为褻服”^[12],可知早期褻衣上极少使用鲜艳之色。《诗经·君子偕老》曰:“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继袪也”^[13],可知人们多选用葛布、麻布之类的面料制作褻衣。隋唐时期民风开放,纺织业发达,人们更多采用轻薄通透的面料(如轻容、轻绢、縠绌等)制作肚兜,以展现女性的朦胧性感,正如诗云“绮罗纤缕见肌肤”。唐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能够制作出色彩艳丽的瑞锦和宫绌,加之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肚兜色彩也更加华

美艳丽。宋代人们的思想受限于程朱理学,民风逐渐保守,色彩也不如隋唐时期艳丽,整体风格偏素雅。清朝时期程朱理学的地位达到顶峰,随着思想观念的收敛,肚兜在色彩和穿着方式上的开放程度大幅降低,人们更多使用丰富的装饰纹样表达充沛的情感。

1.3 传统女性肚兜的纹样

肚兜中的生殖纹样包含单独纹样和组合纹样。对中国传统女性肚兜进行整理,汇总与生殖相关的纹样,具体见表1。从动物类、植物类与传统故事类3方面切入,分析肚兜中具有生殖符号的纹样。

1.3.1 传统女性肚兜中的动物纹样 在与生殖有关的纹样中,动物纹样以鱼、蝴蝶、蛙、松鼠等生育能力强的动物为主。鱼、蝴蝶、蛙为卵生动物,产卵多意味着繁殖能力较强^[14]。在母系社会时期,有鱼崇拜文化,反映了人们在古代生产力低下、新生儿存活率低下的情况下,对具有较高繁殖能力动物的崇拜。

表 1 女性肚兜中与生殖有关的纹样汇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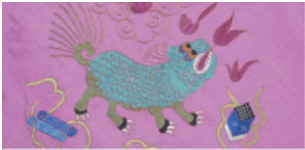
Tab. 1 Summary of patterns related to reproduction in the female bellyband			
纹样类别	元 素	主 题	图 例
动物纹样	鱼、蝴蝶、蛙、松鼠等	“鱼戏莲”“蝶恋花”“鸳鸯戏水”“龙凤呈祥” “永结同心”“虎驱五毒”	
植物纹样	石榴、葡萄、桃、梅、荷花、瓜果等	“莲生贵子”“多子多寿”“瓜瓞绵绵”	
传统故事纹样	麒麟、牛郎织女等	“麒麟送书”“麒麟送子”“麒麟踩云” “鹊桥仙会”“牛郎织女”“天仙会”	

图 3 为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鱼戏莲”刺绣肚兜。图 3 中,肚兜以深蓝为底,淡黄的金鱼穿梭在莲花与莲叶中。“鱼戏莲”象征着男女情深恩爱,同时也包含莲花结出莲蓬而“莲”生贵子的愿望。在文学作品中,花常用来比喻女性,“鱼戏莲”图案中同样是以莲花来暗喻女性,鱼则象征着男性。也有的地区认为“鱼戏莲”指代男女恋爱,“鱼卧莲”则是男女成婚生子^[15]。“鱼戏莲”表现出了鱼水之欢,又表达了人们希望夫妻生活幸福繁荣、伉俪情深的美好期盼。松鼠属于生育能力很强的胎生动物,平均每年产仔超过 10 只,因此人们常用松鼠寓意多子。在中国古代历法的十二地支中,“子”位于首位,“子”与“鼠”对应,“子”代表着植物的种子,也是子孙繁衍的象征,因此“子”和“鼠”具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



图 3 “鱼戏莲”刺绣肚兜

托了人们祈求人丁兴旺的美好希望;另一类是葫芦纹,由于葫芦的外形与女子孕期的人体形态相似,所以人们赋予其生殖意味。植物纹样中,较典型的具有期盼子孙繁衍寓意的是“瓜瓞绵绵”纹样。图 4 为江南大学民间服饰传习馆馆藏“瓜瓞绵绵”纹肚兜。“瓜瓞绵绵”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绵》,原意是瓜顺着藤蔓绵延滋生,后指子孙万代昌盛。传统的“瓜瓞绵绵”有两种图案形式:一类是一根长藤上结出许多不同大小的瓜;另一类是瓜与蝴蝶的组合,取“蝶”与“瓞”同音。故“瓜瓞绵绵”纹样多以蝴蝶、瓜与蔓、葫芦等元素组合,寓意子孙兴旺,人才辈出。“连生贵子”也是常见的具有生殖寓意的植物纹样。图 5^[16]为“连生贵子”纹肚兜,其主要元素为莲花与童子,图案形式圆润饱满,疏密有致,通过均衡式的构图手法衬托出视觉中心的童子。由于“莲”与“连”同音,莲子也属于多子植物,莲蓬就具有连生的意味。所以“连生贵子”具有希望早添人丁的美好寓意,是十分吉利的口彩。



图 4 “瓜瓞绵绵”纹肚兜

Fig. 3 "Fish playing lotus" embroidered bellyband

1.3.2 传统女性肚兜中的植物纹样 肚兜中具有生殖寓意的植物纹样主要包含两类,一类以石榴、葡萄、莲花、瓜果为主,这类植物属于多子植物,寄

Fig. 4 "Melons continuation" pattern bellyband



图5 “连生贵子”纹肚兜

Fig. 5 "Keep having great kids" pattern bellyband

1.3.3 传统女性肚兜中的传统故事纹样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斯蒂芬·欧文曾说：“传统不仅意味着对过去的保存，它还是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种方式。”^[17]传统故事纹样的使用是为了表达人们现在的“情感”，具有某种暗示。

女子通常在肚兜上添加古代著名爱情故事纹样来祈求感情幸福美满，如“牛郎织女”“七夕鹊桥”“天仙会”等，以寄托女子对另一半的美好幻想。秦观有诗云：“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诗中借牛郎织女的故事表达爱情观，而女子也用灵巧的双手在肚兜上绣下对爱情的期盼。

另一类传统故事纹样具有祈求子孙繁衍与成才的寓意，主要包括“麒麟送书”“送子观音”“麒麟送子”（见图6）等。“麒麟送书”故事来源于《名山藏》：“孔子将生，有麒麟吐玉书于阙星，圣母以绣系麟之角。”^[18]自此以后，人们便以“麒麟送书”祝福新人早得贵子，子孙成才。



图6 “麒麟送子”纹肚兜

Fig. 6 "Kylin sends son" pattern bellyband

在中国，女性使用肚兜的历史十分悠久，肚兜承载了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一方面，从上古时代到明清时期，肚兜作为女子亲手缝制的精美工艺品，无论是或通透或素雅的面料、和谐的色彩搭配、丰富的装饰纹理，还是精湛的工艺，都给人以美

的享受，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另一方面，肚兜作为劳动人民的手工艺成果，展现了当时百姓的审美观念、思想情趣乃至精神诉求。

2 传统女性肚兜中生殖符号的所指

肚兜作为服饰的一种，不仅具有物质属性，更具有精神属性。潘建华《肚兜寄情文化史》^[19]中指出：“如果说款式是肚兜之父，美学理念是肚兜之母，那么文化意义就是肚兜的灵魂。”从生殖视角对肚兜进行综合研究，能够深入认识人们在肚兜中所寄托的对生存、情爱、生育等方面的希冀。

服装本身具有文化符号性，它受到文化的制约。就肚兜而言，不同穿着方式、使用场景都会反映出不同的符号倾向。从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肚兜中的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肚兜本身所具有的精湛的制作工艺、丰富的制作手法以及生动的图案等外在表现属于肚兜符号的“能指”；通过肚兜的外在形式而联想到的内涵，则是肚兜符号的“所指”。通过对传统女性肚兜的形制、面料、色彩、纹样进行探析，探索其中的生殖符号。

2.1 实现传情目的

《礼记·檀弓下》中记录了季康子的母亲去世后，子女将亵衣摆放出来的故事，然而“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之。”^[20]由此可知，季康子的姑母之所以令其撤去内衣，是因为在古人眼中，内衣作为私密之物，是不能在大众场合展示的。《道德经》有云：“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21]所以肚兜不能轻易外露。然而这种遮盖并不会减少肚兜的性感指数，适当的遮盖本身就能够传递出性感。闻一多曾说：“衣服始于蔽前，名曰蔽之，实乃彰之。”^[22]意思是女子最初穿着肚兜明面上看是为了起到遮蔽的作用，实际恰恰相反，是为了能够显现出胸前的起伏。肚兜因此变得神秘而有情趣，起到了展现性感力的作用。

肚兜通过小面积的面料、艳丽的色彩展现出另一种性感，这从侧面说明了女性用肚兜装饰自己的身体。《金瓶梅》中有这样的描述：“话说西门庆扶着妇人到房中……妇人止着红纱抹胸儿，盖着红纱衾……西门庆一见，不觉淫心顿起。”^[23]由此可知，女性着肚兜对男性具有性吸引力。肚兜与人类的性生活有关，能够对女子胸乳起到修饰作用。女子可以通过调节肚兜的形制、系结的松紧来塑形修身，用系带对女子的双乳进行托举。肚兜的款式、色彩、图案能够展现女性自身的风格和个性，突显

其独特魅力,并由此传递情感。

2.2 祈求感情幸福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婚前是不能够单独接触的,婚姻完全依赖于父母之命。宋代妇女受禁锢的程度达到高峰。朱熹有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此社会背景下,女子的性完全是为生育繁衍服务的。民间长期流传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俗语,合二姓之好的根本目的并非为了夫妻幸福美满,而在于延续子嗣,繁衍后代。

肚兜是穿着于内的服装,不像袍、褂、袄、衫等穿着于外的服装受到大量规章制度的限制。女子不仅用肚兜包裹身体,还可以展现自己的才情,她们在肚兜上绣制祈求感情幸福美满的图案,如用“牛郎织女”纹样传递“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用“天仙配”纹样表达“但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这些都反映了古代女子对美好爱情的祈盼,展示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态度。心灵手巧的少女们穿针引线,用精湛的女红技艺传达对情爱的追求,一针一线都巧妙地流露出女性的浪漫情怀,也体现了女性对传统礼制的挣脱与突破^[24]。

2.3 祈求多子多福

女子会在肚兜上寄托自己对子孙的美好期盼。例如,借“麒麟送子”纹表达希望能够孕育出博学多才、出类拔萃的麟儿,借“瓜瓞绵绵”纹表达对子孙繁衍、家业兴旺的期待,这些都体现出传统社会中子孙兴旺的重要性。从宗族繁衍角度而言,祈求多子多孙与子孙健康成长是自古以来人们的期盼之一,只有子子孙孙不停地繁衍下去,才能达到传宗接代的目的。从养家糊口角度而言,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家里的劳动力越多,能够耕种的土地也就越多,才能收获更多粮食,从而更好地生存下去。

女性还会将对孩子充沛的情感缝制在孩子的肚兜上。中国女红被称为世代传承的母亲艺术,肚兜作为母亲对孩子的情感寄托物,在古代百姓的生殖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为了预防疾病与驱除邪祟,母亲会给宝宝裹肚兜防寒或在肚兜中添加中药。古人有云:“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孩子能够通过呼吸或皮肤吸收肚兜中的药物,以预防和治疗疾病。以上行为都是具有祈福意义的,传达出家人期望孩童无病无灾的美好愿望,寄托了女性对子女健康成长的殷切期盼,蕴含了古代人民希望子孙平安的诉求。

2.4 起到性启蒙作用

春宫图又名秘戏图,是以传授性知识为目的、

以男女交合为主题的绘画。印有春宫图案的肚兜具有性启蒙的作用。中国古代就有性教育,然而由于“谈性色变”的社会背景,性教育通常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物品来实现,包括“压箱底”、嫁妆画等。“压箱底”是一种做成水果状的瓷器,打开后是男女交合的雕塑。嫁妆画是将春宫图案印在木板上,8~12张为一组,也可以通过刺绣的方式绣在女子鞋底或肚兜上(见图7^[25])。



图 7 清晚期五彩绣春宫戏乐菱形米色绸地肚兜
Fig. 7 Colorful embroidered erotic fun of lozenge and beige silk bellyba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春宫图被绣在肚兜上作为性启蒙的图案最早出现在明朝末期,至清代极为流行。人们之所以在肚兜上绣制春宫图,是因为肚兜作为贴身服装,具有隐秘性和私人性。对于即将结婚的小夫妻而言,春宫肚兜可以帮助进行性教育。母亲往往在女儿结婚前将绣有春宫图的肚兜作为“压箱底”,让小夫妻参考。春宫图作为父母在女儿出嫁前准备的嫁妆,包含了父母的“祈子”之意,希望夫妻两人可以过上子孙绕膝、幸福美满的生活。甚至有的父母会在儿童肚兜上绣春宫图案,以祈祷孩子不被邪祟困扰,寄托了父母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无病无灾的愿望。

人们在肚兜上用刺绣、贴布绣等艺术手法添加纹样,以表达对生殖、繁衍的美好祈求。图像形式的符号和其他符号一样都具有外延和内涵两层含义,生殖纹样在其表达层面就是图案本身,而意指层面所传达的更多是从古至今的生殖观念、审美情趣乃至精神诉求,表达了人们对幸福美满夫妻生活的向往与对子孙平安健康的希冀。

3 结 语

肚兜作为传统女性的贴身衣物,与生殖密切相关。文中基于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对女性肚兜中的生殖符号进行整理分析,总结传统女性肚兜中蕴含

的祈求感情幸福与多子多福的心理,认为肚兜可以实现传情目的,并起到性启蒙的作用。就符号学视角而言,肚兜中的生殖符号通过形制、面料、色彩、纹样传递当地百姓的精神需求和人生信仰,寄托了人们对生命的敬仰之情。人们通过在肚兜上缝制生殖纹样,将追求子孙昌盛的理想寄托其中。尽管随着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发展,生殖符号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但探索肚兜所展现的女性性感与魅力,对现代内衣设计有一定指导作用;深入研究肚兜中的生殖符号,对今后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传统服饰具有借鉴价值,有利于加强传统民俗与服饰文化之间的渗透关系,对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 [1] 陈晓鹏,刘慧芳. 中原地区民间斜裁肚兜的结构与工艺[J]. 丝绸, 2017, 54(9): 51-56.
CHEN Xiaopeng, LIU Huifang. Structure and craftsmanship of bias-cut bellyband in central China[J]. Journal of Silk, 2017, 54(9): 51-56. (in Chinese)
- [2] 邓海娟. 近代民间儿童肚兜形制、功能及其对现代童装设计的影响[J].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9, 35(4): 99-102.
DENG Haijuan. The influence of the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folk children's bellyband on modern design of children's clothing[J]. Journal of C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2019, 35(4): 99-102. (in Chinese)
- [3] 叶晶璟,梁惠娥,张佳沁. 肚兜与紧身胸衣的艺术比较[J]. 服装学报, 2016, 1(4): 415-419.
YE Jingjing, LIANG Hui'e, ZHANG Jiaqin. Artistic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dudou and tight corset[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6, 1(4): 415-419. (in Chinese)
- [4] 杜晓雯,耿志成. 肚兜吉祥纹样的寓意内涵[J]. 长江丛刊, 2018(13): 101.
DU Xiaowen, GENG Zhicheng. Implied meaning of auspicious patterns in belly pocket[J]. Yangtze River Series, 2018(13): 101. (in Chinese)
- [5] 刘晓谦. 清代肚兜纹样吉祥寓意的表现手法[J]. 流行色, 2019(5): 61-62.
LIU Xiaoqian. Expression of auspicious implication of belly pocket pattern in Qing Dynasty[J]. Fashion Color, 2019(5): 61-62. (in Chinese)
- [6] 顾永菲. 肚兜元素在女装设计中的应用[J]. 西部皮革, 2020, 42(4): 17.
GU Yongfei. Application of belly pocket element in women's dress design[J]. West Leather, 2020, 42(4): 17. (in Chinese)
- [7] 邓海娟. 近代民间肚兜对现代服装设计的影响及应用研究[J]. 武汉纺织大学学报, 2020, 33(1): 43-47.
DENG Haijuan. Influence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folk bellyband on modern fashion design[J]. Journal of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2020, 33(1): 43-47. (in Chinese)
- [8] 金冰依. 近代肚兜在女装设计中的创新运用[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7.
- [9] 黄强. 中国内衣史[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8.
- [10] 廖军,许星. 中国设计全集:第5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1] 殷伟,程建强. 中国服饰时尚[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12] 康有为. 论语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13] 方玉润. 诗经原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4] 王荭. 论贵州苗族图腾崇拜的“多子”符号[J]. 贵州民族研究, 2019, 40(3): 65-69.
WANG Hong. On the "multiple children" symbol of the totem worship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in Guizhou[J].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19, 40(3): 65-69. (in Chinese)
- [15] 马倩. “鱼戏莲”: 生命意识与阴阳哲学[J]. 许昌师专学报, 2000, 19(4): 31-34.
MA Qian. Fishes playing with lotuses: life consciousness and yin-yang philosophy[J]. Journal of Xuchang Teachers' College, 2000, 19(4): 31-34. (in Chinese)
- [16] 潘健华. 荷衣蕙带: 中西方内衣文化[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 [17] 韩军. 跨语际语境下的中国诗学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8] 左汉中. 中国吉祥图像大观[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8.
- [19] 潘健华. 肚兜寄情文化史[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4.
- [20] 徐琳娜. 中西方内衣的审美文化研究与设计应用[D]. 北京: 北京服装学院, 2013.
- [21]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22] 邓乔彬. 学者闻一多[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 [23] 黄霖. 金瓶梅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4] 吴聪. 古代女性肚兜中性别意识解读[J]. 服装学报, 2017, 2(1): 50-54.
WU Cong. Analysis on gender awareness of traditional women's chest covering[J]. Journal of Clothing Research, 2017, 2(1): 50-54. (in Chinese)
- [25] 潘建华. 云缕心衣: 中国古代内衣文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沈天琦)